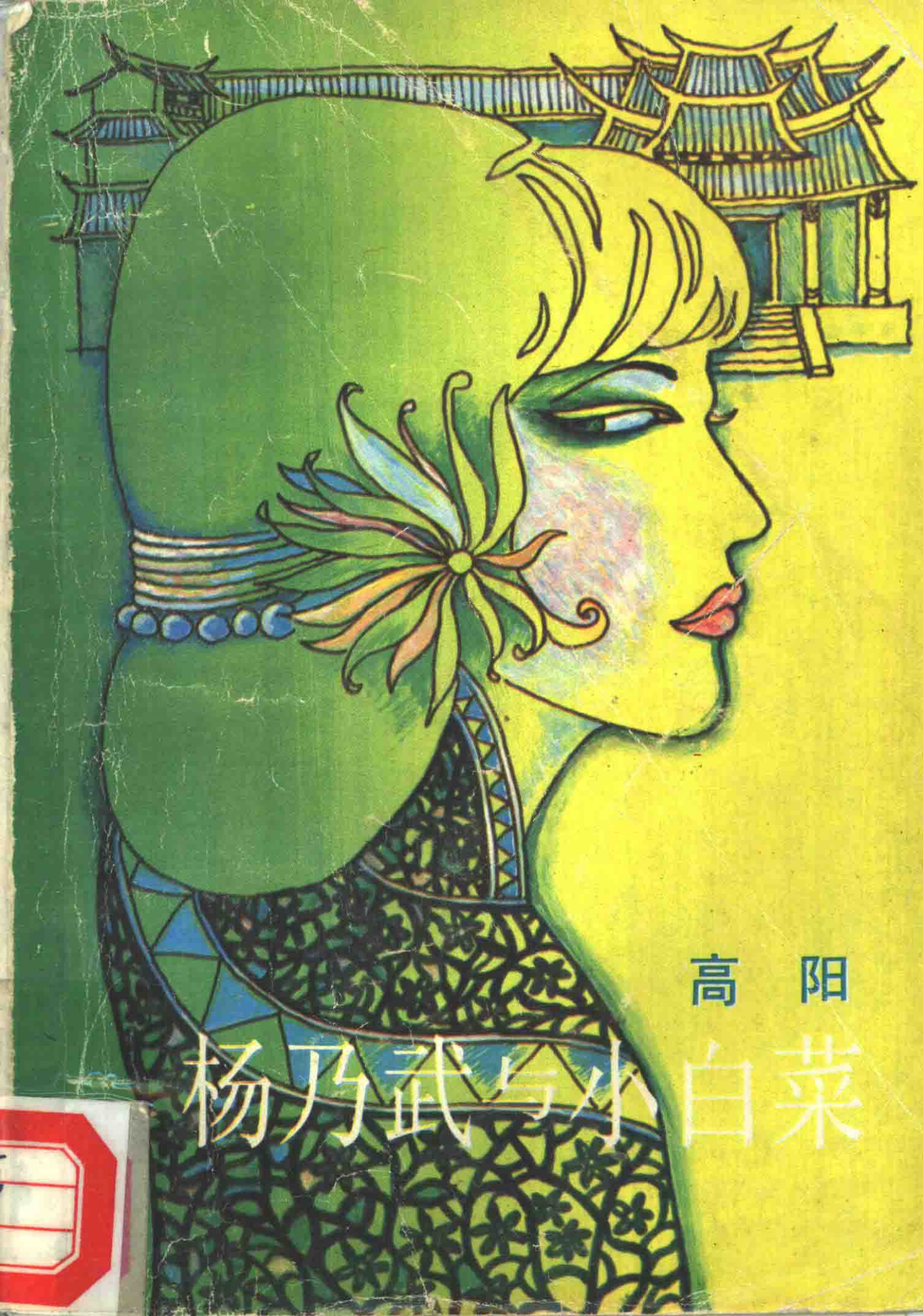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 阳

杨乃武与小白菜

高 阳



杨乃武与小白菜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张妙夫

杨乃武与小白菜（上下二册）

高阳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1.875 插页4 字数510000 印数00001—55000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7·356 定 价：4.55 元

吴家出了命案，第一个想到的，就是杨乃武。

此人是个生员，俗称秀才。提起杨秀才，余杭县城里城外，无不尽知，但提到此人的表情，并不相同，有的翘起拇指，有的噤口不语，有的面有恨色，有的掉首不顾。吴家老大是属于翘拇指的那一类。

吴家是余杭有名的富户，起家才五六年，做的是米生意。洪杨乱平，最感缺乏的就是粮食；吴家与“胡财神”胡雪岩有旧，领了胡雪岩独资开设、分号遍布海内的“阜康”钱庄的本钱，到江西、湖南贩米来卖，发了大财。又有人说，吴家是掘着了长毛的“藏”，金银珠宝，不下百万之多。不管怎么样，说起来，吴家总是个暴发户，暴发户常有许多教人看不上眼的行径，所以吴家的钱虽多，名声却很坏，尤其是对吴老大。

吴老大好色，而且专喜勾引蓬门荜户的幼孀少妇。有一次着了人家的“仙人跳”，少不得磕头求饶，耗财遮羞，身上只带得十来两散碎银子，当然了不得事；说好说歹，讲定了二百两银子，但是得回家去取。

一去不来怎么办？有道是“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”；奸夫着好衣衫出门，就奈何他不得了。扎局的主家原是预先筹画好的，拿起剪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将吴老大的辫子剪了半条。

吴老大大惊失色！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。且不说“身体发

肤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”；编发为辫，是清朝特有的制度，当年清兵入关，为了剃发结辫，不知道杀了多少人！如今剃头挑子上还留着具体而微的、悬首示众的旗杆，一想起没有辫子就可能没有脑袋，吴老大岂能不惊？

“你拿二百两银子来赎你这半条辫子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吴老大一叠连声地：“一定来赎，一定来赎！”

回家一想，二百两银子倒是小事，就怕银子捧了去，人家还是不肯给辫子，留着这个把柄，慢慢勒索，后患无穷。无论如何要想个一劳永逸之计。

于是，有人建议：这一劳永逸之计，除非杨秀才，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请教。

备了一桌盛筵，将杨乃武请了来；酒到一半，吴老大吐露本意。杨乃武却是面有难色。

“真个整条辫子都剪掉了，反倒好办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吴老大急急探问，“杨大哥，你倒说个道理我听。”

“整条辫子剪掉了，就索性去做和尚，过些日子再还俗，有何不可？”

吴老大啼笑皆非，“杨大哥！”他怨怼地说，“我心里象油煎火烧一样，你还跟我开玩笑？”

“不开玩笑怎么办？事情实在很难。”说着，意态悠闲地干了一杯酒。

“杨大哥，没有事难得倒你的。”

“你不要急！”杨乃武复又悠然引杯，“事缓则圆。”

这是胸有成竹的神情。吴老大心里有数，告个罪离席。不一会，领着两个下人，端了两个红托盘出来；盘中堆着耀眼生

光的大元宝——藩库所铸，名为“官宝”，每个五十两，共是二十个。

“杨大哥，这一千两银子，我先叫人送到府上去。你慢慢喝酒动脑筋。”

“也好！”杨乃武作个孺子可教的表情，“等我慢慢喝酒动脑筋。”

喝不多久，杨乃武的书僮小喜悄悄掩了进来，四目相接，见他点一点头，知道一千两银子妥收无误了。

于是他问：“小喜，城隍庙演神戏是哪一天？”

“后天起，一连三天。”

“好，你下去。”说完，杨乃武向吴老大努一努嘴。

吴老大会意，向左右吩咐：“你们也下去！”

等言不入六耳了，杨乃武方始开口：“后天你带一把好剪刀到城隍庙去看戏。等小宝顺的‘三本铁公鸡’上场，一定挤得水泄不通，你就剪人家的辫子，剪得跟你一样，只剩半条。剪个四五个人，拿剪刀跟辫子都丢掉。”他停了一下问：“你懂了吧？”

吴老大想了一下说：“还不大懂，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？你当然摸一摸脑袋瓜，喊将起来，说是辫子叫人偷剪了。”

“啊，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！”吴老大很高兴地，但一转念间，又有疑问：“可是，我自己的半条辫子，还在人家手里，那一个人来找我怎么办？”

“那个人怎么还敢来找你？如果敢来找，正好！你劈脸先打他两个大嘴巴，扭他到县衙门里，要他赔你的辫子。”

吴老大离席而起，长揖到地；起身翘一翘拇指说：“杨大哥，我服了你了。”

*

*

*

“吴老大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你要说实话！”

“是这样的——。”

吴老大吞吞吐吐地，有着难言之隐的模样；不过等他说完，大致已可了解。吴家未发财之前曾借过金寡妇一笔钱，总数不过一百两银子；金寡妇本是富孀，亦不在乎此戈戈之数，一直没有追索过本金，连利钱都没有讨过。这几年，金寡妇的儿子不成材，吃喝嫖赌，把好好一份人家败得光光，自己远走他乡，去向不明，丢下老娘，苦得就快要讨饭了。

这天卖破烂，无意间发现吴家的借据，才想起还有这样一笔财富。一百两银子当初挥手即忘，如今却成了养命之源，便喜孜孜地上门索欠，说明不计利息，只要本金。吴家为富不仁，不肯认这笔帐，却又怕吵将起来，面子不好看，好言安抚，将借据骗到手中，托辞缺少现银，约金寡妇第二天去取。

到了第二天，翻脸不认，金寡妇才知上了大当，无奈凭据已失，吵不出名堂，只得含泪而回。到了黄昏，悄悄来到吴家位在僻巷中的后门，一索子吊死了。

发现金寡妇上吊的是地保王林，戒慎恐惧地伸手去摸了一把，身子已经发硬了。他心里在想，这件事如果出在别家，上门报信，代为料理，多少有几两银子谢礼可得；吴家是一毛不拔的“铁公鸡”，不必生此妄想，且顾公事要紧。

于是，王林走出僻巷，绕到吴家前门，大声嚷道：“你家后门有人上吊了！尸首不要动；等我报案回来再说。”

说完，拔脚便走；自然是直奔县衙门。

吴家可大起恐慌了！金寡妇因何自尽？哑子吃馄饨，自己肚子里有数。虽说死者索债，已无证据，但吴家早年跟金寡妇

借过钱，并不是没有人知道，而这几天金寡妇两次上门，亦有邻居得见。如果县官从这些事实上去追究死者自尽的原因，岂能脱得了干系？

有道是“灭门县令”！老百姓遇着这样的命案，足以倾家荡产。因此，吴老大亲自去求教杨乃武时，一见面便双膝下跪，磕了一个响头。

“杨大哥，”他说，“平空遭一场飞来横祸，无论如何要求你解救。”

“起来，起来！什么事，这样子着慌？”

“金寡妇在我家后门吊死了——。”

听吴老大约略说知经过，杨乃武毫无表情，只说：“等我去看了再说。”

陪着到家，恰好王林亦从县衙门报了案，折回来通知：“县大老爷明天一早来相验。”又说：“巷子太狭，摆不下公案，只好在你家大门口相验了！”

等王林一走，杨乃武说出一句话来，是吴老大再也想不到的：“找两个人来打牌。”

此时何有打牌的工夫，更何有打牌的兴致？吴老大心想，这不是开得玩笑的事，因而陪笑说道：“杨大哥，这时候怕找不到牌搭子了。”

“你家里总有人吧？”

吴老大不敢再作声了。自己上桌，再找了米店里的两个伙计来陪杨乃武打牌。心里在想，这大概是故意示人以闲豫的作用。对左右邻居来说，倒是显示问心无愧的好办法；无奈故作镇静，并不能渡过难关。因此牌声噼啪，惊得他更加心神不

定。二圈打完，时近午夜，杨乃武将筹码一推：“吴老大，

烦你结一结帐，看我输了多少？”

吴老大如逢皇恩大赦，一叠连声地说：“小事，小事！杨大哥，你不必管了，请来吃消夜。”

这该谈正事了吧？他在心中自语。谁知杨乃武依旧绝口不谈命案。直到消夜吃完，才悄悄跟吴老大说：“我们俩看看去。”

“是！”

吴老大带两个男佣，打着灯笼，出大门往东，便是那条僻巷。杨乃武关照佣人，守住巷子两头，见有路人行近，举灯为号。

安排已毕，方与吴老大来到金寡妇尸首前面，他向两头看了看，很清楚地说：“你把尸首抱下来！”

“尸首抱下来？”

“不要多问！”杨乃武很不客气地、近乎呵斥地说，“照我的话做。快！”

吴老大不敢再多说一个字，抱住金寡妇的尸体，往上一耸，刚将披头散发的一个脑袋从圈套中卸出来，杨乃武却又开口了。

“再吊上去！越快越好！”

于是，吴老大匆匆将金寡妇的头又在圈套中一挂，迅速地退后两步，望着摇荡的尸体喘气发楞。

“走吧！”杨乃武拉着他说：“回家说去。”

“回老爷的话，门上去打听过了，金寡妇确是到吴家去讨过债。去了两次，据看见的人说：头一天去，出来的时候，嘻嘻很高兴；第二天就完全不对了，两眼泪汪汪，好象受了

大的委屈！”

听得亲信门丁沈彩泉的话，刘锡彤拈着两撇灰黄的、形如鼠须的八字胡子笑了，“那姓吴的，好不知趣！”他说，“想不到也有犯在我手里的时候。”

“是啊！”沈彩泉说，“大少爷的喜事，照他的身家，起码也要送个一百两银子的贺礼，哪知道只有八两头！”

这一下，刘锡彤在想，就送八百两银子来，也未见得能许他安然无事，这样想着，便正一正脸色说道：“这可是一桩大案，你不要随便答应人家什么！”

“老爷请放心！”沈彩泉很快地答说：“门上不是不知道轻重的人。好大块肥肉，哪舍得一顿就吃光？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刘锡彤看一看自鸣钟吩咐：“传轿！”

轿子是早就抬到大堂滴水檐前了；应带的人亦已伺候多时——县官验尸，律有明文，只准带四个人：刑房书办、仵作、两名差役。刑房书办简称“刑书”，权柄极大，花样极多；在哪一个州县，都是提起来令人畏惮的人物，惟独余杭县的这个刑书张士镇例外，为人极其老实无用，一切都听沈彩泉的指使。

刑书尚且如此，仵作更不在话下，一见沈彩泉从角门中出现，两人都站了起来，不约而同地招呼一声：“二爷！”

“今天这一案，你们知道了？”

“知道。”张士镇答说：“吴家太刻薄，报应！”

“也不见得。”沈彩泉淡淡地说，“一切都要看案情说话。”

“是！是！看案情说话。”张士镇说，“我听二爷的招呼。”

沈彩泉点点头，将嘴一努，等张士镇跟着他到了走廊另一

头，轻声问道：“吴家有人来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”张士镇很明确地回答：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这就是怪事了！象这样的命案，事主不论是理屈或者受累，一定会赶紧托人来打点；哪怕是空口白话，也总有一句。吴家竟然视为无事，理不可解。

“那，”沈彩泉问：“吴家倒是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我也不懂。听他们邻居说，昨天晚上还打了半夜的牌，三更过了，才送客出门。”

“知道不知道是哪些客？”

“只知道有个杨乃武。”

“怪不得了！”沈彩泉停了一会，冷笑说道：“事情摆明了在那里，神仙也救不得他这场官司。老张，这件案子顶要紧的是，要有尸亲出头。金寡妇是绝户，她娘家总有人罗？”

“有个侄儿，今天会到场。”

“那就好了！”沈彩泉很有把握地，“杨乃武天大的本事，也挡不住我们的财路。”

• • •

吴家门前围得水泄不通，尽管鸣锣喝道，老远就知道县官驾到，却没有人愿意让路。直到差役扬起皮鞭子要抽了，方始从人丛中闪出一条路来，勉强容轿子通过。

层层叠叠的人墙，圈出四五丈方圆一块地，朝南摆一张系着红桌围的方桌，是县官的公案；旁边斜放一张半桌，供录供填尸格之用。公案右前方一扇门板，上覆草荐，草荐之下就挺着金寡妇的尸首。

刘锡彤一下轿便升公堂；大声问道：“地保呢？”

王林闻声闪了出来，跪在地上报名：“地保王林，给大老

爷磕头。”

“这件命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死的是金寡妇。昨天黄昏时分，即死在吴家后门口。地保一面通知吴家，关照他们不准动尸首，等大老爷来相验；一面到衙门里报了案。”

“是你第一个看见的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已经死了呢？”

“地保伸手摸了摸，小腿上的肉都发硬了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刘锡彤吩咐：“验吧！”

于是刑书张士镇就位，取出“尸格”，濡笔以待，佯作沈祥上前揭开草荐细看了一会，又拿软尺比划了一会，走回来单腿跪在公案前面。

大家都有些奇怪。向来验尸的规矩是，佯作照“尸格”上规定的项目，一项一项检验；一面验，一面大声报告结果，称为“喝报”，不许有丝毫含糊。如今沈祥不照规矩办，却去跪在县官面前干什么？

念头都还不曾转完，只听沈祥在说：“回大老爷，这金寡妇是上吊死的；舌头拖出来三寸三分长。”

刘锡彤见他当差这样子马虎，大为不悦，板着脸问道：“你这么看了一下，就敢断定是上吊死的？作兴身上有伤呢！”

“身上没有验。”沈祥嗫嚅着说，“是女尸不便动手。”

这下将刘锡彤惹恼了，“知道是女尸，为什么不带‘官媒’来？”他拍着醒木喝道：“当差如此颡顽，来啊！赏他二十板子！”

“喳！”差役齐声答应，身子却都不动。

“大老爷！”张士镇起身为他求情，“沈祥糊涂，该打！不过，在这里打了他屁股，就不能当差了，耽误大老爷的工夫。请大老爷饶他一回。”

“也罢！拿这顿板子寄在他狗腿上。”刘锡彤说：“快传‘官媒’。”

“是！”张士镇向沈祥喝道：“还不马上去找马二娘！”

马二娘就是“官媒”；在她未传唤到场以前，无法进一步验尸。刘锡彤便先传讯事主与苦主两造。苦主是金寡妇的远房侄子，名叫夏本江，平时不务正业，与金寡妇早就绝了往来。这天是为刑房的差役寻到，心知打这场官司，赢了有很大的好处，就输了，吴家至少要替死者买棺盛殓，经一经手亦有几文可以捞摸，便乐得出头了。

供词是早就由刑房差役教过的，他说：“吴家从前很穷，欠我姑妈的钱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前两天她跟我说，要到吴家讨债；我就劝她，吴家做人刻薄，未见得肯还。不要讨债讨不到，讨一肚子气回来。我姑妈说：我穷得没饭吃了！你做侄儿的境况不好，又不能养我；我不向吴家讨债，难道活活饿死？哪知道饿都没有饿死，让吴家气死、逼死了！”说到这里，大声干号，硬挤出两滴眼泪。

“夏本江！”刘锡彤问道：“你说你姑妈是给吴家气死、逼死的，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大老爷明鉴万里，我姑妈要寻死，哪里不好寻，偏偏要到他吴家去上吊？明明是怨气不出，做了鬼都要跟吴家算帐，请大老爷作主伸冤！”夏本江磕着响头说：“大老爷明镜高悬，公侯万代。”

“果然是吴家气死你姑妈，本县自然替你作主。”刘锡彤接着传问事主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小的叫吴治。”吴老大答说。

“金寡妇可是在你们后门口上吊死的？”

“小的不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不知道？”刘锡彤拍着桌子说：“在你家出的事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吴老大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回大老爷的话，地保来通知，说金寡妇吊死在我家后门口；到底是不是在我家后门口上的吊，小的没有看见，不敢瞎说。”

“那么，金寡妇的尸首，怎么会吊在你家后门口的呢？”

吴老大仍然是一句：“小的不知道。”

“哼！”刘锡彤冷笑着说，“问下去你就知道了。我问你，你家可曾跟金寡妇借过钱？”

“借过。”吴老大答说：“是多年前，小的父亲经手借的。”

这下提醒了刘锡彤，“对了！”他问：“你父亲怎么不到案？”

“小的父亲病在床上——。”

“咄！”刘锡彤将醒木一拍，“为什么早不禀明，等我问到才说？”

“大老爷明鉴，小的还来不及说，决不敢故意欺瞒。请大老爷饶恕。”

“也罢，下次不饶！”刘锡彤问：“当初借了多少钱？”

“一百两银子。”

“可曾还清？”

“早就还清了！”

“借钱的时候，有没有中保、笔据？”

“有的。”吴老大答说，“是东街上张裁缝做的中，也立

了笔据。张裁缝前年亡故了。”

“这样说，原中已经不在。”刘锡彤问，“你还钱的时候，可有见证？”

“没有！”吴老大又加了一句：“早知有今天这种麻烦，当初倒应该请一位见证。”

“你好利口！”刘锡彤问：“我再问你，借钱时候所立的笔据，可曾收回？”

“自然收回了！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在——。”

刚说了一个字，只听有人大嚷：“不要挤，不要挤！”

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县官问案，骤然听得这一喊，无不一惊，也无不循声去望，只见是杨乃武在向一个乡人呵斥。

刘锡彤很生气，正想发作，而杨乃武抢在他前面开了口，“大老爷在这里，这里就是公堂。”他向那乡人告诫：“扰乱公堂，当心大老爷动怒，一顿板子打得你求饶都来不及。”接着，转过身来，恭恭敬敬地向刘锡彤一揖：“乡愚无知，求老父母宽恕他一遭。”

明明是他自己扰乱公堂，却故意栽在别人身上，只是一番做作，煞有介事，于父母官的尊严，丝毫无损，刘锡彤也就不便再计较了。

而就在这个小小的波折中，杨乃武已向吴老大递了眼色。从金寡妇那里骗来的笔据，不宜呈堂，因为作废的借据，不会保存多年，一交出来，便是破绽。他怕吴老大一时想不明白，说一句：“在家里。”事情就糟不可言了，因而故意惊扰，阻断了吴老大的口供。

于是当刘锡彤重新询问，吴老大很从容地答道：“在收回

笔据的时候，就把它撕掉了！”

答得不错，错在话刚说完，向杨乃武遥遥望了一眼，仿佛在问，可是应该这样回答？这个眼色为刘锡彤所见，越发了解，果然是杨乃武在捣鬼。

因此，他不肯放松，紧接着又问：“这两天金寡妇到你家来讨过债没有？”

“来过。”吴老大答说，“来过两次；都是无理取闹。”

“怎么样的无理取闹？”

“无非纠缠不清。一会儿说有借据，一会儿说有人证。结果一样都没有，只赖着不走。”

“你家里怎么样呢？”刘锡彤问：“把她撵了出去？”

这是所谓“套问”，一不小心，就会上当；吴老大是受过教的，想了一下才回答：“我家没有撵她。她自己看看没有意思，只好走了。”

“这是第一次的事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第二次呢？”刘锡彤紧接着问：“既然金寡妇自己觉得没意思，何以又来吵闹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。想来是穷极无聊的缘故。”

“金寡妇虽穷，当初到底也曾借过钱给你家；莫非你家就一点不念以前的情分，周济周济她？”

这似乎是题外之话，其实是问在要害上，吴老大一时张口结舌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而就在这时候，官媒马二娘到了。

刘锡彤先不理她，拉长了嗓子喊一声：“来啊！”

“喳！”左右差役齐声答应。

“把姓吴的押起来，带回衙门慢慢儿问。”刘锡彤又指着吴老大说：“你家为富不仁，受过人家的好处，如今翻脸无

情，看起来金寡妇是怨气不出，所以吊死在你家后门口。你虽‘不杀伯仁，伯仁由你而死’！”

“大老爷，冤枉！大老爷，冤枉！”

任凭吴老大极口喊冤，差役们却不由分说，上前拖起他来，加上一副手铐，前曳后推，押到一边。

等马二娘上前行过了礼，刘锡彤吩咐：“你要好生验，看尸首身上有伤无伤，不可马虎！”

“是！”马二娘答说，“回大老爷的话，女尸不便在这里验。”

“是啊！这里怎么可以验女尸！”刘锡彤问道：“附近可有尼姑庵？”

“老爷！”沈彩泉低下头，在刘锡彤耳际说了两个字：“吴家。”

这提醒了刘锡彤，大声说道：“就在事主家找间屋子，把尸首抬进去验。”

这是大干禁例的事。“大清会典”载明县官相验准带的人数，用意即在防止骚扰事主，如今指定在事主家验尸，那就不止于骚扰，直是有意与事主为仇——从来尸首只能抬出门，不能抬进门：甚至一二品大员病故任上，盘灵回乡，灵柩进城，亦须奉旨特许。这件事情是看得如此郑重，而刘锡彤不顾律令，不恤人情，如有言官参上一本，包他“吃不了，兜着走”。

不过，此时在场的百姓，却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吴家当然更为不满，心知这是刘锡彤为门丁胥吏开一条捞钱的路子，只好央出人来跟沈彩泉打交道，说好说歹，讲定六十两银子免了在他家验尸。

于是，在附近找了一处败落人家的废园，将金寡妇的尸首